碑銘

淸陰集 八

碑銘 二首

議政府左議政月沙李文忠公神道碑銘 并序

萬曆戊戌海寇再逞 神宗皇帝再遣文武大臣征之功垂卒中讒師衆震驚 國家被衊幸漢之幾殆始難尤難哉 宣祖拔用延安李公自下大夫進卿亞副大臣馳奏之奏實公所撰也奏入天子釋然下明旨讒人以黜師衆以安邦誣以雪恢復之業蓋因且光矣於是延安公之名聞天下

一時士望與 上之寵異之者蓋無與兩旣卒
賜諡文忠君子謂鄕使讒說得行則 皇朝拯濟
之恩不終 國家亡所賴夫安得有今日昔禦侮
奔奏並與周家儒雅文字之力可以擀汗馬折首
之功云謹按公諱廷龜字聖徵自號月沙其先有
中郞將茂者唐高宗朝從蘇定方平百濟留仕新
羅貫延安延安後改延安子孫遂爲延安人後世
爲監正判書者累累有焉至 本朝文康公石亨
以文章致身歷事 四朝官至府院君世稱三魁
李公於公爲高祖傳子運司憲府掌令 贈吏曹

判書傳子順長不仕用壽階二品及公之考縣令
公俱 贈領議政夫人如其爵三世推恩皆由公
貴縣令諱啓蕃熟善古文辭薦公車屢冠多士卒
不偶仕終三登縣令有賢配縣監光州金彪女嘉
靖甲子生公如神駒墮地有千里姿學語便識文
字六歲能屬辭每一篇出傳誦驚人稱爲神童稍
長汎濫百家過目成誦天得之才與日而化十一
遭金夫人憂毁幾不全猶不廢佔畢服除陞補國
學所試奕奕駿爽素專塲者遇之皆自褒乙酉中
司馬庚寅擢文科議政公撫曰吾結髮受書自謂

一第不足取然困躓至此今汝能伸吾志吾復何
恨光大先業是汝之責也遂不復就功令選補承
文院權知副正字薦入史館公先在太學與諸生
請留成牛溪先生章出公手當路嗛未發至是論
削其薦並及薦公者壬辰夏日本入寇　上召公
御討邊事以假注書入　侍公英姿秀出　上固
已目屬之記注之際鳴毫颯颯敏捷可觀　上奇
之從香案上數數下視　御研墜落墨漬公衣從
命中涓拂拭人爲公榮之冦深　上西幸公適有
喪未殮追赴　行在到成川拜侍講院說書明年

從世子入　大朝復爲史官　上急冑遴命還之
亡何宋經略應昌來駐定州欲資講學請見文學
之士公與黃文敏愼應選講大學章句經略推鵝
湖不許訟襲洛閩公爲著說力辨同異多所發明
大被賞譽剞劂而行之已經略大會諸將蟒玉相
錯亡敢闖門而與巡按御史獨引二公進之慰奬
甚勤見者無不嘖嘖豔稱陞司書陞兵曹佐郎又
陞吏曹屢辟遠接使從事以詒文書善華語不許
使外其年冬議陞公卒于官公聞病亟倍道兼趨
至半計至墜馬絕而復蘇徒步奔喪明年歸葬龍

仁三登吏民送喪者待險遠五百餘里無一人後
者終為伐村立廬曰吾感遺愛孝誠也服除已霽
徘徊丙舍無仕宦意前後六遷皆不赴丁酉始還
京城復拜兵曹正郎兼承文院校理漢學敎授
帝命都御史楊鎬經理本國到平壤問軍兵城池
粮械令三曹判書來對 朝廷憂之以公饒才諳
授咨代往還以從事官隨麻提督南征至全州又
以掌文書召還大小機宜文字悉委之改成均館
司藝兼官如故又兼侍講院弼善嘗在直廬粢接
察還至闕下 上將出接舌官不備倉卒 宣公

將命公不敢辭目擊神會悟在言前竟席周旋無
失色接察亟稱之既罷 上喜謂侍臣曰不意李
某才至此也亡何 命陞准職從郎資一日中超
七階至三品盖異數也還司憲府執義擢同副承
旨上疏力辭 不許大臣破格請兼承文院副提
調關王廟成 天將請 上同祭 駕辦始具祭
文 上不用當製詞臣而 命公製之公方以該
房掌飭鹵簿聞 命立就詞甚稱 旨即賜綵幣
改兵曹叅知自此 眷遇日渥每有賓禮公必在
御前 天朝冠盖塡館應接不勝其繁公入主應

對出專辭命勔躬鉢心繼以日夜人所推辭者至
公應之如流嘗移病數日　上問李某何在　特
賜廐馬馬飾以示褒美大臣又請兼備邊司副提
調俾參機務蓋刱置以儲才臣並公廑數人而已
戊戌秋贊畫主事丁應泰誣奏楊御史爲偹說逸
宣祖爲奏白之應泰恨我移仇又爲惡語誣奏多
有不忍聞者　天子下其書中朝官襍議之虞在
不測　上避殿席藳遜使籲寃特拜鰲城李公恒
福爲右相充上使銓曹初以他重臣有名者爲价
李公欲得文苑第一流而難其人請以申公欽爲

書狀 上下教曰予觀李某長於辭命其文章蘊
籍與重且有計慮亡踰此人者李公白本欲上請
以其官示故不敢於是陞公嘉善大夫工曹叅判
代副使公上疏辭謝 上曰國事甚急卿毋讓至
京納奏又詣閣部省寺科道皆有奏記三十九篇
公悉爲之庭臣覆奏該國奏文明白洞快讀之涕
涔涔欲下得 旨應泰私忿妄訐幾誤大事着回
籍聽勘該部移咨慰諭本國俾知朕終始字卹德
意復命 上大喜引見賜臧獲田租如功臣重加
一階始議奏辨選詞臣數人各撰奏以進 上竟

用公文就應泰所誣隨辨甚晳至廟號一款直云
小邦自前世以来國内臣民謬為私尊沿襲未革
事實公妄作意非干犯首相柳公成龍謂此大事誅
責不小不可首實議有異同　上以為吾臣猶父
子安有可諱遂定不改遠會議諸議者讀奏至此
相顧謂曰事君無隱真禮義之邦也後　天将見
上皆舉奏本稱好文章海内遠近争相傳以誦云
兼備邉司提調誅伐北胡所論鑿鑿中窾　上賜
手札稱其智出尋常料敵勝負如指掌下大臣議
陞之拜戸曹叅判　特授藝文館提學　上接見

揚經理召公備顧問仍 賜綵幣又兼同知義禁
府事地部缺判書 命大臣會推被薦者數人
上意先已注公遂增秩長度支公屢辭 許遞未
得代會遇 王妃喪大臣以爲此時非某不可請
還度支兼提調 國葬都監國無蓄事多遽辦
公叢處得宜大事毋乏先是市法無藝暴歛薄估
下不堪命公請發諸司公幣先予後取束猾胥之
奚奸者而親自揀閱一繩平準事集而省費人大
悅服兼知經筵事移禮曹判書原兼 國葬提調
亡改從 喪往 山陵是歲庚子十二月二十二

日也葬時在翌日寅正夜半 靈幄殿火侍衛壯士數人冒死奉梓以出百官有司奔走喘息盡失其度公先令執事者各執其物以避火後有罪一面遣郎官馳 啓與摠護使告世子入臨遷攢祭文行慰安諸應行祭禮以次接行公又慮事後有口請於大臣會六卿三司衆官閱視之大小儀物亡遺缺於是禮就玄宮漏尚下寅刻而未過正矣是禮也雖蒙靈佑亦由公遇變弗迷臨事果敏之效也 朝廷益推公為通才不可及也 上一日御經筵公入侍吾家伯袞仙源公時長諫垣極論

宮禁 王子等事 王色甚厲反以不前言折責
之左右為之縮頸公從容規諷 上意稍解以是
無他譴兼世子右賓客承 命與諸儒臣證正經
書諺解尋兼弘文館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屢疏懇辭 優批不許 詔使顧天埈崔廷健來
以公為遠接使朝辭 上引見解所御暖帽以賜
之移拜議政府左參贊既至龍灣 詔使久不來
公以病屢辭改平壤迎慰使時醜正者敎人投匿
謀逐士類孽臣柳永慶乘時盜秉朝著大亂公還
朝力辭解文衡又解賓客經筵久之還宗伯並還

賓客摠管使關北行　園還道楓岳有父老數十
越疆迎謁自言歙谷氏相公在度支實活吾邑不
敢忘德各奉酒叩謝然後去請立魯山燕山後議
不行　上遇災求言公進封事飭邊備振紀綱結
人心集羣策恢公道修實德萬餘言無不切中時
病以世子冊禮奏請使赴京還言路受賂倖相劾
公擅增帶譯士　上亦疑之而示重公不從然實
由該司啓請得准非公擅增帶也公不自明乞外
出爲京畿觀察使視篆數月積案若洗割俸繕崇
義殿求王氏後復奉其祀如故修竹州水原山城

蓄軍實以壯儲胥並為記文癸巳後觀時方設局
纂東國詩文尹文敬根壽李延陵好閔主其事白
上李某雖任藩寄此局上不可無此人 許令往
來參定傳爲詞苑盛事秩滿知西樞兼知春秋義
禁府事秋掌試發策取李慶佺崔晛等三十三人
時稱得士日本求通使縛送何人指稱壬辰犯
陵賊以誑我倖相求媚 上自以爲耻請告 廟
百僚賀公劄論其不可盖側目視且發觸之公盡
解兼官杜門即閉久之還知春秋復長度支明年
戊申 宣祖大行提調 國葬都監治事益練市

民益便之承命撰　大行行狀永慶貶移兵曹判書光海初立内多疑忌宮城警衛久不解軍士暴露怨苦公陳啓即日罷遣復兼世子賓客同知經筵成均館事　山陵畢進一階寧遠伯李成梁陰嗾我國欲踵漢四郡故事公劄陳籌畫仍請固圉以備西虜皆見納　賜祭勅使熊化來命公館伴相得甚驩每語必稱先生見公唱和詩曰字字唐人魄臨別眷戀不舍以皇華集叙文見屬後公朝京熊為御史聞公至邀至其第禮甚備使事多有所濟太監劉用来宣册禮使户判金睟館待而以

公之練也命協併任中貴素稱無底壑議行括民竭太倉米預儲十萬金公言能使番槖以歸度支餘金亦足需應方今久旱溝瘠在前宜先急荒政待　詔使不必過憂人或不然竟如公言再兼文衡辭不許又辭政柄前後至七告始遆乞暇上塚還陳救荒之要纖悉曲盡下所司行之民受其賜以副搃裁修　宣祖實錄復為宗伯光海欲追尊生母金氏議舉典禮公以為仲子成風之事見譏春秋漢唐以下大抵不足法請遵　皇朝孝宗追尊紀太后故事稱妃別廟光海必欲稱后使之覆

議領議政李德馨等皆曰宜從禮官議議至三四
而公堅持亡變光海不聽竟用后稱　宣祖祔廟
公為禮儀使上祧遷議公言餘哀未盡民生方急
請停歌謠結綵繁文之事光海不悅半用半不用
數更大禮用加崇政大夫辭不許移吏曹判書裁
抑僥冒銓選為清鄭仁弘上劄詆晦齋退溪二先
正大學諸生削仁弘名青衿錄光海怒禁錮首事
者諸生聞之捲堂以出公詣閤論救寢不遂止褫
祭酒罷館官公又請同譴不許時李爾瞻始用事
與仁弘相表裡結為死黨首引其徒最悍鷙者欲

擬銓郎公徐之乃相與輩謀敲撼公力辭去位還
宗伯監修昌德宮工訖加一階銜者李懿信上疏
請遷都交河事下禮曹都民驚惑洶洶公極言無
故欲移國都此襲妙淸遺說實亡國之言亟斥然
言以正君心光海大怒下敎切責公再啓愈力會
大臣議亦同事遂寢癸丑歲奸臣爾瞻等訹死囚
謀起大獄　先朝大臣名士無能免者公與申公
欽黃公愼等十餘人俱被逮光海親問事雪卽釋
國人初聞公等被逮皆曰豈其有此及聞其出又
皆曰天不可誣也至有上手下淚者公伏闕自劾

章六上溫旨慰遣國舅金悌男繫死朝廷疑　大
妃服喪公言父子之倫不可廢也進喪服時　大
妃居西内不行朝謁公獨以内醫提調率同僚奉
慰奸黨請加罪光海不許只遞宗伯移西樞公辭
解文衡所有本職兼官次第祈免久之差辨誣奏
請使仍換知樞改刑曹判書奸黨居言路又擧前
事請罷不許公懇辭獲免亡何用大臣薦復還度
支公又辭不許黽勉出謝請省浮費停土木報聞
將設兩闕衆愚計工冶鑄期以歲年需費甚鉅公
以計市取義州界上往反塵數月所省千萬又裁

伏奸獲隱貨累百千擬代明年半租未幾公去而竟歸乾沒聞者惜之又差冠服奏請使及行 中朝鎮江守將丘坦心慕公設綵棚盛供張迓勞道左所至華人懽迎聚觀曰朝鮮李尚書至矣至京如請未還先拜判中樞府事加輔國崇祿與三事齊班復命即謝病却掃不跡朝列奸臣勸光海移宮錮閉西內適因旱修故事閞南門公詣西宮肅謝見宮門道茀潸然語同寮曰不閑閉門而開閉門則爾矣奸黨聞之欲論鞫有救者獲已初奸臣搆陷諸公自謂一網打盡及見原又百方搯拾謀

遂前計人情危懼語涉西宮無不搖手却走而公坦然行意終不改臣子道公知禍作扶病詣鰲城李公於東岡贈詩訣別亡何廢母議發光海命庭議之公移病及爾瞻等脅相孝純率百僚伏閤公亦不赴又命即家取議會有上疏擬公死律者公引以為解竟不議於是兩司合辭請竄遠方公待命江上者二年越己未秋 中朝有監護我國之議其實疑我有貳光海聞之憂甚下教李某素善辨誣可差陳奏使即拜判中樞府事公屢辭不許引見慰諭明年春至京獲伸奉勅將還 神宗皇

帝崩公請于禮部入臨大庭鴻臚引班二部制服同千官行禮於武英殿內閣諸學士皆來觀許以知禮既歸奸黨見公為國再雪大誣為人主所重益內娼欲加以大罪意猶不足前案乃言公在北京刋市私書漏泄陰事請廷尉問光海不許其所以褒予公者備至而責臺諫排擊有功之人㗢㗢者遂息始公留館太子諭德汪煇名臣也求見公文集謝不應又求沿途諸作公重其人不獲終辭錄示紀行詩數十百篇汪見之甚愛序其卷而謀鋟梓一時書肆中紙為之貴然其書在可見無他

語矣　詔使劉鴻訓楊道寅來初以公爲義州迎
慰使誤聞劉楊分行又以公爲遠接使公皆辭不
行拜工曹判書先是爾瞻代公主文衡時相有與
爾瞻交惡者欲借重公以傾之啓言李某詞翰宿
望宜主辭命遂有藝文提學之命爾瞻恨之嗾其
徒以謀立西宮爲名請絶島圍置光海留不下兇
彈毒蹶互起連蔓殆未易算壬戌監軍使者梁之
垣來時相又言今日儐才宜莫如李某光海批下
前所不下者竣斥之即命公爲接伴使趣行措意
似覺奸臣陷人情狀中外稍快之公辭不獲監軍

待之有加禮歸到安州久滯重公者德移書朝廷
令公先還而留副使以伴白辦一遷爲壽致慇懃
焉癸亥三月 今上反正是夜使者三輩來趣之
家人進酒涕泣却肉曰吾不知舊君之處也先以
書送于大將李貴勸以行事得體徐徐進闕下奉
旨詣西宮請 大妃復位然後會百寮 卽位遣
大臣告祠 太廟於是以公爲宗伯尋兼知 經
筵判義禁府事又議告祠私廟公議略曰 今上
繼 宣祖之後入承大統本生封號自有 先朝
故事惟其以孫繼祖考位闕焉屬稱與宋朝濮議

有異漢宣帝追尊悼皇考頗為相近而當時不免過隆見非後世今宜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別立支子以主其祀則其於重宗統報本生之道庶幾兩盡矣請詢大臣領議政李元翼等皆以為該曹議是　上從之元子就傅選置輔養官公與焉　大妃下書數罪光海令奏請誅之公與李公元翼申公欽請對極陳不可得回　慈聽廢妃柳氏病卒請遣禮官及其親屬護喪用王子夫人葬禮其反哭也自從迎之人多公有禮請建儲貳以係人心先行冠禮以便行事皆從之李适

叛 上將去邠公請守都城涕泣極諫 上意感
動諸功臣爭勸 出避公不能止初命公隨 二
宮徃江都公自請扈駕 上慰勉不許翌日變計
同幸湖西至永原請下 慈教諭諸道曉以逆順
至天安捷聞俄有訛言 行在戒嚴公進曰妄也
賊已敗安敢復来已而果然 命公先徃公州相
視然後進駐 上御行宮受賀廢事蒼黃掌故吏
無一人至者手草儀註口占露布賀捌 廟禮詩
科取士皆於公手靠行 上還公又奉 廟主先
入都 世子加元服公以賓客行贊冠 世子受

冊諸講官並加官階以公極品無可加近親一人
命遷右職尋拜左賛成兼 世子貳師 冊封詔
使王胡二中貴來 命公館伴累辭 不許只遞
金吾劇務 上奉母大院夫人居同宮意欲及生
時尊崇未伸而卒又欲行三年喪大臣以下力爭
降服迫於公議强從之時事多變禮上下相違禮
官不得安其職乃以公判中樞兼禮曹判書辭
不許公與大臣酌議喪禮 上疑太簡亟下峻敎
公惶恐具劄待罪 上意稍觧不得已復出供職
天啓丙寅 詔使姜曰廣王夢尹來公又館伴

詔使素聞公名先以書致意以得公為喜及還
中朝稱揚於諸公間遇便寄聲情辭溢函公承
命叙皇華集記文宣王廟碑定 太廟樂章尋還
貲成仍兼禮判皆出 特命明年正月西虜數萬
騎入寇至平山 命務公兼兵判扈 駕入江都
虜屢書請盟 上召大臣問計皆曰事悉宜聽於
是虜使劉海等來館江都 命公往會副以下使
自擇公請與金藎國張維俱行論約海等請絕南
朝公曰 大明我父母國不可背也爭之二日終
不撓海意沮忽拱手曰國危如此猶守信義可敬

可敬海又索歲幣畜産甚多公爭不許只許犒軍資約定之請 上涖盟 上欲從之公力陳不可只與數三臣及海等盟于西郊虜乃解去公前在本兵建設營將無事則聽操有變則赴敵中頗廢弛至是又言賊雖退不可忘備請申明營將之法下所司行之 扈駕還都以病屢辭 不許遣御醫賜內劑 世子亦屢遣宮官問疾劉海等又來時義州胡兵尚未盡撤公承 命往諭即許撤明年七月拜右議政屬寮相有故事多待公以決公首啓虛心聽納振擧綱維以救時弊馬島倭堅求上

京金國汗書有慢語公上劄倭不當違約顧彼情
我勢寔異曩時宜以特召為名毋再援例簡使捎
幣報書屬主善辭譏責俾自知悔仍論敵國啓侮
以我無備也今日急務莫先養兵議者多言歲飢
民困然民困孰如國亡賊來豈待豐年其懇至如
此皆為後來著龜又於　經筵請明教化正風俗
崇儒術養賢才召致鴻碩收功康莊益進　聖學
務祛病痛　上嘉納劉興治殺主將據椵島以叛
國家為　中朝出兵問罪公度其內自相圖先言
勿擊觀釁卒驗　穆陵改卜上服議時追崇議文

未定一二臣從吏貸成終至入　宗廟序昭穆公或聯啓或獨啓引經據禮辭婉理明雖遭震薄可言輒言言不入輒自劾求去大司憲姜碩期大司諫趙廷虎副提學金光炫等數十人皆以論禮忤旨譴黜公一方伸救犯雷霆批逆鱗不計也因災異乞免　不許進左議政兼　世子傅　仁穆王后喪公爲摠護使至山陵疾亟還第醫問交道數請急章二十上　遣近臣諭旨遞授判中樞府事疾少已雷震仁政殿公登對極陳應變弭災之道在人主一心本原澄澈事事誠實則天意可感矣

已而進先祖文康公所著大學衍義輯略推衍其說陳崇敬畏戒逸欲嚴內治察民情四條皆因病投藥以致終始眷眷輔翼之義 上手札褒答賜毳具公嘗取宋韓魏公語名其亭曰保晩以寓戒焉自壬申恒病少瘳不獲究所蘊然國有疑事必悉心以對未嘗推病聞朝廷有過擧憂形於色寢食爲損有嘉謨善策必喜而歸美於上至乙亥四月二十九日告終于城東第正寢春秋七十有二是夕無雲而雷赤氣竟天彌夜訃聞 上震悼輟朝素食三日再遣近臣禮官吊祭加賜賻物官庀

葬事　世子親臨弔喪士大夫哭之如親戚下逮
輿儓賤隷無不齎咨涕洟館學儒生亦詣率來弔
遠近奔波至數千人巷為之隘用其年某月某日
葬于龍仁先兆後幾年某歲月日移葬加平郡朝
宗縣某向之原從卜師言也公天資之豪爽特達不
喜亢厲不事矯飾和易之中務以正大為體好善
樂士出於至誠一藝一能猶恐或蔽人之向之若
春陽而亦無敢以狎進者所與交盡名人世所稱
楷模而鄭文肅曄每論當世人物舉公寘前孝友
過人嘗奉親阻寇山谷無人處數日不得食公出

適見一老父坐巖石上就告之故解簞食以饋公讓其半不顧而去歸以奉議政公得免於餓親命省姊經賊壘遇賊發三丸皆穿衣笠以過不及身卒與姊相見歸報人以為神明感佑五代祖墓香火久絶公定祭式子孫輪行文康公神道闕銘自譔立碑又無祠宇公為重建以畀主祀者寡姊比屋而居日必往侯風雨寒暑職事鞅掌不廢宗族無親疎遇之曲有恩意待子弟御僮僕不施呵詈使各循軌閨門之内雍雍如也所歷大官其為德與義政既屢書而為宗伯請並建東南學如舊制

以待游學之士爵箕子後世襲崇報之禮可行不
行者悉舉之修魯山墓立祠宇並祭夫人正孝敬
奉慈兩殿祭禮之非廣舉忠孝節義旌表之典攷
金匱秘史類纂五禮以徵文獻在本兵請加設武
職疏通其積滯者除一朔禁軍之苦 國葬與士
調京城坊里 天使時討子收布雇立勿動遠方
民並著挈令金吾斷讞務從寬平泮壁之獄賴以
解釋此亦其表表者也事關斯文必盡力為之如
龍仁倡起園隱書院請賜額請致祭不稱名請從
五賢從祀之請栗谷請贈諡牛溪請剔誣復官又

請贈謚請禁南寘書院毁撤者皆行之立朝四十
年田園不增不治垣屋　世子臨吊歸語僚屬曰
李傅位三公居第甚隘其儉約可尚也七歲同里
奇自獻欲結好贈錦帶惡其不正固還之毁齔之
年不苟辭受已如此公既盛年高位文采映發出
入朝行望之若神仙焉不以才能顯貴加人虛襟
接物雅俗並容盃觴談笑之際尤使人心醉亹亹
不知其倦也九長春官再典文衡禮樂典章儀式
多所潤色凡有文事必　命公最被恩遇其賜者
重錦上駟豐貂珍劑獸鐏鮮肥之物不可勝紀四

方造請碑誌序記慶壽哀輓送行亭館之詠者踵
錯於門公揮洒應之若不經意而華贍鴻鬯洋洋
手言之也所著遺集二十五卷行于世公之學祖
於六經其詩文錯得之唐宋詩溯而至於江左逮
安西京文溯而至於史漢素臣漆園無不含英咀
華發囊胠篋爲巳物也初毋夫人娠公當娩有虎
來伏戶外人不敢逐既娩乃去鄰里共驚異之至
公貴顯咸謂文章炳蔚之徵公蚤以文執自見及
其施措益彰人人稱其政術而當國家大事常附
以公議無心於其間人主深知其心而　累朝倚

毗之重若一又以精誠感動中國事有急難了者不得不需公終能為君父解憂而銷患於未成父已信於上下故雖中罹否運處昏亂之朝奸讒不得以抵其巇昭載顯明壽考令終哀榮揔備慶流子孫後進尊而不敢以官稱曰月沙至里巷婦孺草野之士皆效之遂以號行有子學而燕享福祿功名之盛世比之高麗李益齋云夫人安東權氏禮曹判書克智之女也公五歲判書文雅自飭教夫人以禮女紅之暇盡習內則諸書通義理有士行為子為婦咸得其道性慈仁喜施親戚之無資

者御如乳哺公於祭祀賓客之禮無不如意而忘
內顧者夫人之助也壬辰之亂一行盡警夫人臨
絕壑自墜三丈幸獲全後渡江舟覆同舟盡沒獨夫
人與長子俱活人歸之善報丙子從江都事急諸
子欲奉避夫人曰吾家大族不可先動以爲民望
旣迫一門死死者二人夫人竟用悲傷丁丑二月
十日卒于喬桐旅舍公之移朝宗始合葬焉有
男二女男漢觀察使昭漢兵曹參知女適參判洪
霙士人鄭玄源觀察娶錦溪君朴東亮女生四男
一女一相修撰嘉相及第次萬相端相女幼參知

娶贊成驪興李尚毅女生四男四女元相弘相進
士次有相翊相女幼叅判生五男四女柱元承
宣祖貞明公主封永安尉柱後進士次柱臣柱韓
柱國女適學諭李俊耉進士李聃衛士人李恒鎭
餘幼鄭玄源三男皆幼內外孫總若而人嗚呼公
歿而世事逾變公之儕友皆已不在惟某爲後死
觀察君昆弟强授之狀勗以舊誼某以髦病罷辭
書三反不獲遂應之然公自立二次幾於太上不
朽之業固無待於外世雖有加某十倍者又安能
以文字重公也特紀其人所共知而有關於世道

者而系詩以為銘銘曰

國朝百年文道大闡赫赫李公厥義天錫文康遺
業公實接之遘我　明辟乃薦厥辭乃動　天子
國誣乃伸才猷既顯眷遇日新晉陟地部春官正
卿遇突弗遂神識益彰盛之文苑俾提其衡衿紳
歸仰與冊煌煌有客我享鳴玉以相黼黻圭璋為
國之先日入明夷何事不有君子何傷履貞死登
翔陽麗霄品彙昭晰首急求舊畿以綏席大訌奔
波國命絲髮義辯崢嶸厲氣自折從容六官出入
貳極加顯之望衆以為遲晚始論道公所優為守

志豪禮匪石可移昔公南曹青陽載筆暨公東閣黃髮皤皤原公所嘗九甜十辛華夏戚人罔不尊親有書識家有惠寄民播之穹壤結爲清芬金石或泐公名不朽余銘之託與公俱壽

平安道觀察使南寧君洪公神道碑銘 幷序

嗚呼丙子之難文武大吏受藩寄棄身殉國效忠臣節者觀察使南陽洪公一人而已於是大臣合辭上言洪某以白面書生提師遠赴與賊鏖戰摧屍原埜宜亟褒崇以勸有位 敎曰予素知其人今果如此予亡此臣予甚痛惜 命贈吏曹判書

弘文館藝文館大提學兼帶具焉令有司表其閭
卹其家錄用其子孫三月十三日自金化反櫬閏
四月十一日葬驪州梨浦里先入兆內負乾之原
初議西門代事大臣以宅數公應薦　上特命公
衆喜得人公至思所以稱塞者首閱軍伍營中兵
止七千厚賞募民足萬數日以訓鍊為事節縮冗
費多造器械親行犒饗激以忠義聞者感動及義
州告急書至有事入慈母山先有　朝命遂拔城
移營聞賊過平壤泣曰以賊虜遺君父守此何為
即檄副元帥申景瑗本道兵使柳琳刻日會兵入

援遣麾下別將張騰等四人率數千騎先赴分兵要路以截旁掠輒有小勝時道路隔斷訛言屢騰使十輩往無一反者不知 上所在及聞南漢受圍副元帥敗沒促柳琳俱行琳還就自解殊無意行公以大義責之自領所部先發至江東琳始追及說公毋輕動公拔劒斫地曰 君父危急敢發此言吾寧進死不欲退生琳慚而退在途又簇行不戢軍士以軍令臨之琳恨之公號令明白與士卒均辛苦士爭願效死於是連遇賊敗之還我民俘擄者前後數千人至新溪食之軍士以豆為食

廚人進飦却之曰吾何忍獨甘此即取豆共食軍中感泣忘其飢琳又請從僻路不欲當全鋒公責其逗撓將斬姑貰琳益恨公次骨正月二十六日至金化遇賊斬數百級奪俘獲男婦數百人畜三百餘頭發倉粟食軍使吏報丙南塵起蔽天即移軍縣南柏田山先使琳視地形琳自擇便處據山之左阯公據右阯琳曰衆寡不敵盍潛師以避公奮曰 君父在難分當効死我志已決更勿復言況我軍在此賊必分兵來戰勿專向南漢此亦一計也令軍中能死則生死亦不死皆應曰諾令軍

作顔行自山右布陣首尾無隙令兵使從山左對
布如右元央相似琳陽應以羸卒居外而悉抽勇
銳自衛二十八日賊縱二十騎來嘗我使精砲齊
發盡斃之又縱三十餘騎又如之死者半走者半
賊不敢直犯徒百餘騎在前示挑戰狀以大兵繞
出山背衝陣後公令壯士分兵迎擊殪數十百人
中其二將賊登山覘視益生兵從陣左羸處含馬
登岸氈㬤自推一擁而進勢若風雨麾下欲扶公
急避之公笑曰我何往以劍擊地大呼令左亦死
寧死戰將士無不盡力搏殺數十人賊幾奔兵使

軍中忽自亂琳倉惶失兜鍪披髮上馬欲遁其下控而止賊望見棄之公麾下金岩鳳等六人皆戰死公據胡床不動取符印授小史曰此吾死地然此物不可失汝必藏去取筆作一行書付侍者盖與老母訣語也身中三矢自拔之引弓射賊賊直來前把援劍擊賊遂遇害麾下從死者甚多公餘軍保一高阜血戰殺賊無算賊乃退琳終不救竟取公餘軍所戰殺以自功軍人憤怨皆欲食其肉公麾下朴洞等覓公屍赤身在地心下尚溫從琳求衣琳出慢語不與衣俄頃而終洞等脫衣棺斂

殯于陣後賊復至拔棺暴屍適有素慕公者過之諭主民共負埋於深谷防護勿泄至是備禮改殮歷寒温四十餘日顔色如生嗚呼士平居抵掌鼓頰談節義者何限一朝遇難盡易其常甚至背君賣降泥首讐庭者皆是焉當公起難之日提孤軍抗強敵悍帥麁弃罔不披靡而獨立於霆摧雹擊之中至死不變以成其忠豈不亦毅然烈丈夫也我公諱命耇字元老高麗太師悦之後有若僕射灌中丞奎死國誅難功在王室至 本朝有同知成均敬孫再傳而為觀察使春卿生諱聖民判府

事封益城君生諱瑞翼參議即公之皇考也自同
知公至參議仍六世名科顯重若觀察公之詞翰
益城公之文行冠冕士林世載厥美公生而端穎
不類凡兒游戲讀書不去親側八歲能賦詩語意
驚人白沙李文忠公見而奇之玄軒申文貞公族
父鶴谷洪公皆稱以國器二十三擢文科壯元例
授成均館典籍公雖為親強屈見世道昏亂不樂
仕屏居求志久之拜監察遷禮曹佐郎中表有與
權倖昵者設義遷喚之不顧自禮曹移刑曹又移
二曹以劇之絀為成歡道察訪公不介意勉於職

事去廣就蘇癸亥父憂廬墓盡禮 今上三年拜
兵曹佐郎累遷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弘文館
修撰 上遣啓運宮喪與同寮陳劄論喪制之過
平安監司尹公晊啓爲從事事未竣仍遣椵島詗
事奉使稱 旨又差御史賑救遼民接濟有方多
所全活還遇設號牌法以御史復出西關至界聞
虜入義州一道驚沸從者請疾反時尹公猶在閫
公曰使事雖有指尹公嘗知我今有急義不可不
赴遂馳入平壤尹公相見大喜倚以爲恃數日軍
潰尹公被逮公隨至 行在請與同坐言路指爲

營救論罷諸幕府爭欲得公辟書五至俱不就久之拜成均館直講兵曹正郎出補伊川縣監長官才公啓留之以問事郎 鞫逆獄獄竟有超叙之命公議惜其徑遷拗推銓選拜佐郎俾主清論兼春秋館記注官漢學教授 庭試文臣居首陞通政大夫拜同副承旨序至左副爲養得安東府使嚴明惠愛理各獲所秩滿入爲右承旨 上察公才諳委以兵務它虜事有難决者亦多詢及公感激知遇知無不言申得洞使虜還極論其失對辱命之罪請以虜庭歲幣分賜西民奮勵振作專意

戰守又言南備衝弛宜速講究以存遠慮条上方略其言鑿鑿可施行尋貳東銓復還承旨出爲慶尙道觀察使辭行 上命中使宣醞賜貂皮御禦嶺南郡邑最夥民俗喜訟積案多不可勝剸公剖斷立盡有以安東時決遣者紛進暗長公擧其歲月叱退之諸老吏吐舌不敢有所欺時詔使迫至所需品物猥多當均賦列邑指期會京而邑大小田賦多寡不同享故吏老於其任者皆不能暗記公適巡晋陽吏請取營中故案計徙返稽留幾浹旬公命吏持筆一一口授後視營案毫

髮無爽於是益稱公為神明在 宣祖朝益城公
嘗再按本道甚著稱至是父老聞公之為嘖嘖言
益城公有孫也修戰艦核軍丁革弊政明黜陟人
情翕然母病辭遞拜兵曹叅議大司諫力爭 章
陵祔廟之非辭意切而不激 上雖怒不以罪也
乙亥由副提學 特授平安道觀察使進階封南
寧君遇前任者勿改不果行公上疏乞還加資
撰諭不許再為大司諫禮曹叅判兼副摠管皆未
久辭遞又兼備邊司提調專管機務事大積而不
延諸公人人稱公才可任重寄是年冬申西間之

命賜弓矢豹皮西民聞公之来無不喜躍公以為
平壤西方咽喉不可棄請築子母城為必守計
朝廷不從又請築昌朔義三城以牢清北心而置
大將於定郭緩急相應盖公意後雖鉅興畢力固
圉數年之後足以自守則閉關絶使無畏於彼與
其歲增皮幣割百姓奉冦讐終於自斃者功相萬
也　上雖知公忠而牽制和議竟皆報罷公見
朝廷恃和忘備計畫不行積成憂疾形容憔悴或
謂公何不自愛公歎曰此時何暇私七尺軀也但
失今不圖財力已竭民怨益深戰不得和不得避

亦不得我則惟有一死耳使臣屢以公病聞者
上特憂之輟尚方煖帽挾纊以賜焉慈母故歲畢
而內無積粟募丁增修廣儲峙常慨然曰早我一
年受任豈至此乎今難將作矣恐不暇朝食也方
欲蒐乘選卒以警戒行而賊已渡江實崇禎丙子
十二月而明年丁丑正月公殁于金化得壽四十
二大夫人青松沈氏郡守宗敏女判書光彥之曾
孫也以公貴封貞夫人公為人清明溫直雖勵於
士節乎其家居絶和易慈愛藹然自幼參議公敎
之勤以盆城為準循循奉持不修異操參議公遺

喪居廬日夜隨侍不歸家平生事母無違色視弟
逾已姊妹五人終始無間言親戚之仰給於家者
數十人自入慈母至出師勤王恒在軍中不與妻
子相見其篤於制行如此其進諫未嘗絞訐摩上
衒沽成名至於守職奉公如嗜慾然苟利國家不
顧人言少暇必展書況濫司馬職諸篇究古今人
成敗事跡笑談尊俎凜然有古儒將風所在推誦
感人關西部曲聞公喪哀痛若親戚自它所過公
戰場者莫不嗚咽流涕不能已嶺南士民亦然家
世有寒素卿至貴無易敗屋弊席處然不以爲意

屢殿大藩一物不自近雖居顯要門外之乾如掃文辭雅贍操筆立就然不欲以此自名所著詩文疏劄三卷籌邊策五卷藏于家公嘗曰一時區區是非爭可也不爭可也和議之末事必不測主君子立心當於此驗孰如魯連蹈海澹菴抗章者哉或言殺身何可易言公曰男兒當死不死復何足觀蓋公之志素所自期者然我伯氏仙源先生每語子弟當今人物當以洪某為後進中第一豈爾心默契於成仁之志而為今日蓍龜也嗚呼哀哉公之配平山申氏父曰鑑刑曹參判教子女有法

有一男重普進士壯元娶判書李顯英女生一男二女皆幼余識公自其先子時甚悉今又致其弟所爲實紀義不可盡書只叙其大者而系以詩詩曰

天啓南陽世降忠正僕射中丞屢書麗乘益城嗣興聖模自繩厥有闡孫文武是將授節西門歲心石畫謀臣內御顚倒帷幄睽睽虎睛思媢毛皐屹屹金城以養蠢賊羽書重跡戎馬生郊社稷蒙塵玉色愁勞貴奇冗豫干莫谿光惟公奮義以死易生栢田憐濟妖星霣霄鋒摧刃折嶽坼天咷嗟嗟

惟公力屈志揚國恥未湔公胡遽亡綱常是扶臣道是經生也吾順歿也吾寧刻詩祖祏用昭千齡

清陰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清陰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碑銘 六首

伯氏議政府右議政仙源先生神道碑銘 并序

我伯氏議政公諱尚容字景擇自號仙源亦號楓溪先君聘于左議政林塘鄭府君之門生五丈夫子長即公當丙子之難殉節于江都賊旣退國人通謂公之節宜首先褒錄於是大臣禮官以國人言上請遂旌其門曰忠臣之門國人又通謂先君有子矣外氏有宅相矣亡不以哀爲榮者不肖身

尚憲聞而哭之曰嗚呼伯氏胡不生在宥之世乎
胡不享百歲之壽乎胡不命啓手之事乎而反以
身之不幸而爲國之光乎旣而曰聖賢有言君子
殺身以成仁又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若是則
於伯氏之死吾又何憾焉先君姓金氏諱克孝位
至敦寧府都正 贈領議政冑於 高麗太師諱宣
平考信川郡守 贈左賛成府君諱生海王考平
壤庶尹 贈吏曹判書大提學府君諱璠曾王考
司憲府掌令府君諱永銖判書已下之 贈皆由
公貴也先妣 贈封貞敬夫人卽林塘府君苐三

女府君諱惟吉德業文章重一世世稱之不以名
而以號也公生於嘉靖辛酉五月九日自幼聰明
和順不好游戲年十三從先君在邑廨非有命不
輒出衙門晨昏之暇坐一室讀書竟晷絕無子弟
過人稱其老成典刑壬午中司馬高等居賢關為
士友所重遇諸生抗疏論 國家大事推公為首
銓曹擧換 宣陵參奉以親老强屈非其所樂也
庚寅擢別試文科未及分館即薦入史局為檢閱
尋以相避西敘壬辰體察使鄭公澈檢察使金公
瓚連辟為從事久留幕府多所諮議除兵刑二曹

佐郎司諫院正言成均館典籍兼史館記注皆以
在外見改尋爲吏曹佐郎知製　敎兼世子司書
婦感病免陞正郎坐事罷屢遷弘文館修撰成均
館直講再爲副應敎兼世子弼善又以都元帥權
慄接伴使金晬張雲翼從事官往來湖嶺軍中
皇朝監軍陳效來問禮于龍灣道路戎馬之間勞
勩備至未嘗辭避戊戌拜同副承旨越階超擢盖
異數也姻家有先在僚右者控辭　許遞已復爲
承旨是冬如京師賀　聖節還論踰限坐罷亡何
徑叙刑曹參議兩歲中十四遷不出喉司禁省

寵待殊渥辛丑秋以大司諫入 對極論言路不廣宮闈不嚴 上問爾謂不嚴何事毋隱於是孽小輩交通邪徑之事畢露 上不答玉色甚厲大臣已下無不竦然縮頸適故相沈公喜壽宗伯李公廷龜啓言此事臣等亦聞之恐懼不敢言其獨盡言可謂朝陽之鳴矣 上始賜慰諭乃罷後聞上怒責問諸嬪御後庭多竊咎言者又與同僚具劄請馭宮奴鄭貢獻以抒民獘 報可然自是忤旨自諫長移承旨大司成又移兵曹皆未久辭遞及孽臣永慶藉奧援得政柄欲求媚以祛舊銜首

除定州牧使長子死未葬迫遂赴官會 詔使顧

崔至意欲甚大州人力屈思遺公委曲處之卒以

無事三年政成上下晏安公私豊羡獄訟無滯儒

風丕變館傳脩整賓旅如歸通溝洫廣儲峙以備

水旱民無告病事聞屢蒙 褒賞秩滿將還髫白

擁車既去追思建碣除尚州牧使三年罷歸又除

安邊府使時孽臣尚在事脩䟽無巳未更時月輒

出之必置關塞嶺海之遠二親相吊賓客交慰不

見幾微 命下即路其治如定州而所遇民風吏

俗各有難平者一以寬明廉惠劑之強柔胥化訖

為大治其民與後来繼政者乆益稱頌 宣廟大
行召篆銘旌授僉樞刑議 山陵畢進階歷漢城
右尹戶曹參判副摠管拜都承旨明年熊劉二
皇使来周旋中度用超二階拜漢城判尹兼帶禁
府春秋摠管再為大司憲論宮中左道寖盛亟示
嚴斥以端本源遞授知樞監視成陵進一階屢遷
刑曹判書知樞京尹朴應犀之獄被誣引取問即
釋奸黨必欲害之公在朝廷素信為誠實長者卒
不得售其計亡何有事 太廟叙勞陞秩丁巳奸
臣爾瞻等請廢 母后舉朝靡然公不與奸黨嗾

言路論竄不報游於羿彀者至於七年之久戊午
先君即遠辛酉大夫人不幸公重遭荼毒啣哀待
譴癸亥 國家反正明年甲子始外除拜判敦寧
李适叛 上幸公州公以檢察使先行供頓無乏
募兵輸粟以佐軍興賊平扈 駕還都原無並如
故加帶同知成均兼使毛營議處遼民道拜兵曹
判書坐誤行文書譴罷尋還敦寧主胡二中貴來
為遠接使便宜酬應以存國體所益良多遷禮曹
判書復進一階加帶 經筵賓客摠管 上遣私
戚羣臣爭不欲三年喪 上責禮官迫進喪服言

路啓之自免再敍再遷知樞密賓既異班　恩加
輔國崇祿比列三公於公府敍坐一不便辭察賓還
敦寧又改判樞兼禮判他兼如故丁卯再虜深入
上幸江都昇公留膺號令明白城中肅然爲違
回鑾賛禮　廟禊遷吏曹判書判義禁明年秋病
辭還禮曹至庚午入耆老社引年致仕　温言勉
留累章不許已何　章陵不豫坐慢譴罷時　上
特有激倫實無慢也尋敍禮判兼判義禁復請致
仕又不　許公以素志不遂鬱鬱不自得力辭解
職已復長東銓先是言官有以論事蹇罷者　上

意欲久錮之公輒擬顯望忤 旨坐罷壬申拜右
議政毋舅故相鄭公壻張維暨不肖一家四人同
時被卜公愈懼逡巡辭避會有上變事促 召大
臣不得已乃出公深以盛滿爲戒不欲久居衡軸
前後請急 亟遣近臣敦勉章二十九上乃 許
判敦寧甲戌再入右揆辭不 許明年六月復辭
得 允領敦寧時俞伯曾羅萬甲等上疏言多觸
諱伯曾尤詆大臣 上大怒嚴譴公請加寬貸
不納或諷言不知時變者公慨然曰吾備位三公
朝有闕失豈可循嘿以負 國恩乎終以是去位

亡何有趙絅事 上欲廷尉問問諸大臣公請核之言路以為不可 上又咨前議是非無主齒舌紛然公猶不樂復請致仕三章 不許特下温旨以示悔意尋 聞苦眩 御醫內藥恩賜絡繹及虜勢日急 命故相尹昉奉 廟社檢察使金慶徵李敏求等護後宮元孫王子又令羣臣老病者先赴江都公亦隨行是夕 車駕繼發至崇禮門虜騎已迫西郊蒼卒 幸南漢山城江都路遂絶不通賊圍山城分兵闖江都明年丁丑虜主自領大衆號二十萬城中益急湖西軍先至遇賊而潰

諸道勤王之師畏懦莫肯前檢察使及留守張紳
等恃有天塹不治軍事放縱自便公奮謂 行在
受圍日久危在朝夕或言鄭世規敗死湖西無主
事者江都檢察一人足了副使宜往湖西收散卒
糾義旅督湖南兵在後者以赴 君父之急機不
可緩斂求涕泣不行公又謂山城消息不通重當
募士起居 官守十往必有一達臣子之義豈可
束手坐觀乎慶徵等相與詆之竟無所施一夕羽
報狎至慶徵等始惧夜半撥了恇擾失措望見賊
船一時逃去所受付託并其老母委之虎口如遺

也賊至城下公知事不濟解所御衣付傔人登南城譙門中積硝磺據其上放火自燒一孫一奴皆從死若疾雷霹靂聲裂天地屋瓦榱棟俱無處所實正月二十二日也時公之二子或扈從山城或守官東道賊去奔覓遺體不得乃以所留衣皐復越四月某甲墓于先兆楊州東面陶穴里負乾之原得壽七十有七夫人永嘉權氏戶曹佐郎愷之女領議政轍之孫純德淑行協于上下內外親悅而歸之年三十三病卒葬江華鎭江里某年某月以公遺命移祔焉公生時自爲誌並誌夫人

墓至是用之有三男三女男長光烱有馴行蚤世
贈左承旨娶縣令李獻諶女生一男曰壽昌縣監
次光煥尚州牧使娶承旨李鐵女生一男曰壽弘
進士次光炫戶曹參判娶進士沈慄女生三男五
女男曰壽仁縣令壽民壽賓俱嚮學侍直趙錫馨
監役尹雲擧進士李廷夔洗馬姜文明士人李恢
其壻也女長適司禦南好學生一男三女男曰老
星佐郞參奉朴承健士人申命圭其壻也季未行
次適右議政張維生一男一女男曰善徵女爲
鳳林大君夫人次適郡守李以省生四女士人尹弼

殷金鈜其壻也餘未行側室有一男四女男曰光熽縣監振武功臣生二男三女男曰壽全師從死者次壽堅宗室彥興令純善張經其壻也餘未行女二人為判書韓仁及郡守李硜壻妾二人為縣監李應寅成後龍妻內外曾孫男女揔三十餘人公為人惇厚謙慎容貌和粹表裡如一望之知其為長德君子事親未嘗見忤色友愛諸弟至老逾篤御家衆息而有制門庭之內雍雍如也養疾於王母三月不解衣不去側以身代親忘其劬至於良已二季先殁其所以慰親心而處喪事多人所

難及者教飭子女一循軌則深戒浮華奢靡之習
作五倫歌常令諷誦而喻於心必讀二經四子通
大義長與學古文詩於外王父學易於朴公受學春
秋左氏於尹公箕往來成牛溪先生之門慕栗谷
李文成公推為師道所存交游盡一時名人而如
李文忠恒福申文貞欽吳相國允謙李文忠廷龜
黃文敏愼鄭文肅曄最所深契泛愛容物絶無畦
畛而中實毅然有不可奪之志辭受之際稱心以
行性喜山水見有名畫古蹟羅列左右名其庵曰
卧游以償雅趣晩築楓溪水石先君心好之有與

日徃来公輒營具擇味以進佳辰壽節廣延賓客下至伶工伎樂必致親意所向務盡歡悅先君善於德大夫人善於惠家婦善於饔子弟善於馴又多科第簪纓以榮以養世皆歸福於公俸祿半入孤寡貧窮之家家人内困稱貸以給不卹也患世俗奢儉俱不中禮著祭式以為家訓座隅書古今格言常寓鑑誡自一家内書籍几案以至庭除卉本方列整齊杖屨林壑逍遙自適休則靜坐觀書焚香煮茗凡聲伎騃雜之戲弗用也文取辭達詩尚清腴書法二王篆該衆體然皆不屑為也遺稿

二卷藏于家識洪命耆尹棨於郎署中謂其必有立也金慶徵終非保家子皆如其言在江都或勸具舟以備緩急公歎曰　主上在圍中安危不可知　宗社元孫皆在此萬一不幸有死而已安所偷生自是無敢復言平生無崖異之行齪齪之跡不立異以自喜不矯情以求譽由通者視之以為介由介者視之以為通淵淵其量斷斷其心再入相而不喜再去相而不悔三黜官而不慍三旋治而不伐蹈不測之地而不失常度遭非意之于而能以理遣濟人為德於隱而不示之以恩謀事雖

主於成而必行之以正進而思退貴而能貧此公之素養於內歷試而人所共知者非一家之私言也不肖不能以餘年奉先而乃反以徵後之重見屬將使何心而為此哉不知後之君子其以我為信耶亦惟知我知之不知我不知之耳遂為之銘

曰

丹青可以設色而不可以聲也音樂可以象德而不可以形也孰若文字之迹而金石之銘也哉嗚呼公之忠與節兮亘萬古而日星

贈領議政行驪州牧使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不佞憲必從諸兄後得交於東皐李公至老益相
善公嘗知我而不佞自懼負公知鑑以田累知己之
明公既物墓刻久有待而不佞不才讓不敢當以
至于今無擧也不佞實負公哉嗚呼其可已耶其
將不可已耶謹按公諱綏祿字綏之自號東皐李
出　璿源我　莊憲大王六代孫寧城君某雲山
君某仍父子甫功琮瑨鍾昌世襲歟義雲山生進
城正某直城生廣原守某廣原生奉常寺僉正諱
克劉寔是公之三代也後以曾孫貴廣原追封君僉
正公議政府左贊成兩館大提學累　贈公議政

府領議政夫人皆視秩焉贊成公蚤有公車聲用
明經登第性剛忤物含用終世娶温陽鄭某女嘉
靖甲子生公幼敏異凡兒七八歲聞人讀書輒能
暗記見者奇之稍長文辭日富聲名益大振曹偶
解有以顏行進者十五舉發解考官誦其文相賀
得人乙酉中司馬明年登第選補承文院權知副
正字公妙齡巍科丰彩瑩發出入暎帶數人人咸
目屬之丁外憂廬墓盡禮服除由本院轉正字著
作博士士論謂公宜居左右史而公素無要路跡
以是無尉薦者癸巳例遷拜兵曹佐郎帶三字銜

尋陞正郎 朝廷將以臺省處之公不顧爲養
出爲瑞山郡守兵亂饑荒民死亡十七八公親自
撫摩衽席而乳哺之流逋日集公悉發倉粟賑之
廣設屯田勸其耕種及秋大熟公私俱濟亡何有
所不樂棄官去邑民環守遮公道爲之積公以計
夜出歸卧不起吏民追思不已相與刻石頌其德
久之復出爲郭山郡守推誠寬恕民愛而信之凡
有號令不煩就辦政最 上聞賜帛褒美去後民
思碑之如瑞山入拜司諫院正言帶三字如故累
改侍講院文學弘文館副修撰陞修撰副校理至

應教李相公元翼體察西北面引公為從事擘畫贊籌裨益弘多閫帥有與公門族者修隗問公責而却之是後亡敢以私欵至體相聞之喜謂人曰吾得李君幕府尊矣以事還朝偰直病急 上遣御醫二人迭視分賜内劑藥物旦數如大臣禮時以為榮壬寅醜正者嗾人投匭羣不逞争起熒惑盡逐一時士流公亦貶大同道馬官親故交唁公夷然不以為意奉職愈謹郵務整擧冠盖由西路行者皆憚公法以無撓驛遂大蘇亡何棄歸尋拜内資寺正改通禮院相禮出為廣州牧使免歸又

出為鳳山郡守亡何坐罷又出為尚州牧使嶺俗素號難政州又地大繁訟為吏者病之公一以清簡制煩以其暇引邑子弟向學者面加提誨講讀不輟一境大悅有識莫不歸仰亡何免歸歷尚衣奉常二寺正司憲府掌令薦授議政府舍人兼帶春秋館編修官病免再踐判校應教移正宗簿使嶺南按獄聞大夫人病篤公憂甚陳疏請暇不待報而行坐罷尋拜太僕正出牧原州入拜修撰自後於中書玉堂槐院諸寺正至有三四遷或不拜或勉就即去未嘗久安於位時孽臣盜秉朝政日

柰公知世道不可回絕意仕宦請徃自晦及廢
毋論作公挈家歸楊根江上與完平李相守夢鄭
公曄相從山水間起拜驪州牧使進階堂上病辭
至庚申某月卒春秋五十有七用某年某月卜葬
楊根郡白雲峯下坐艮之原公為人外和易而內
直方與人處好之者傾倒輸寫無纖餘見有貪邪
側媚之行者雖貴臣要人面斥之不容或有報根
匍匐而走者至識事親待大夫人側非有故未嘗
去膝下愉愉如也至其晚年有嬰兒慕始居贊成
公喪鄉里耆老語曰如李君然後方可謂之孝親

喪每遇忌日變服喪食涕泣終日大夫人有疾湯劑之類躬自為之不聽子弟代行大夫人喜施與親戚之貧窶者毋論家有無舉以與之子弟或憂難繼者公曰吾輩當竭力以奉親志其可傷乎公之不求榮官屈身州縣勤勞數十年不倦者皆為大夫人志物之養也兄弟之間湛樂雖至亦有切磋之益至於邮窮族訓孤兒使不失成就歸依之地公之内行純備蓋如此當官守職報國為心在經幄稽古證今闡發導迪得講官體在臺席持論謇謇不隨人骫骳三道臬司不得人輕民力而重

貨賄峻秩輿援人莫敢論公並舉劾之民解倒懸
有趙瓛冒郎銓部者言路畏勢掉頭咋舌公歎曰
此盌盛狗矢也即彈去人快之又有墨吏爲民害
者公將劾之同僚或云君不知此人爲某相近屬
耶公正色曰子欲以人主耳目爲執政私人乎其
人慚沮不敢復言在西鄙一大官求納馬僭直公
卻之以書責謂宰相與民爭利豈古人拔園葵之
意也求者甚恨後竟以貨敗公所歷六政哀鰥寡
御豪強洗滌宿蠹專務便民猾吏歛戢不敢上下
其手尤長於剸處一無留滯郡中清靜平坐無嘩

好凡聲色貨財玩飾紛華之事皆不用也罷官歸
家妻子不免內困居則屢陋食徒出則羸驂破鞍
布衣不易人不堪其苦而公甘之若飴賤臣爾瞻
公之從姪夫每以義言㗲公公一不應一日抵公
書以節盃觴愼樞機回頭来等語陽爲規戒而實
餂之也公復書曰千鍾之祿未敵一杯酒不盈貽
之福寧嘗謚世禍公無我憂我爲公憂答從爾好
恐回頭無日耳爾瞻雖不敢害公銜之不置韓纘
男者爾瞻之黨而於公爲聯戚公醜之不相往来
偶於人家婚姻會見公酒後歆帽字呼公曰君帽

危矣公嘻笑曰吾觀叔之頭甚危危可愼也纘男愕然無以應卒如其言始與公游者見公放言無忌皆爲公危之然終遠於禍機者以公托於麴蘖善自韜晦也其後乃知公向所爲者非眞狂而其狂爲不可及也公之文章天得爲多居常不刻意鉛槧而得意放筆汪洋浩博格律蒼然 穆廟盛鐘人材當時號爲濟濟而每詞苑論才公名必在其中艱虞之際文事未暇翹材之盛不能處席待公公亦不屑屑於文字用其餘以及於政事終以良牧顯知公者無不惜之所著詩文藏于家會有

家患家人失救以是無傳焉公素喜酒晩節尤酷
愛自傷遭時不辰以飮爲事世目爲酒人然獨居
多閉門流涕或獨往不返手書武侯表陶辭澹菴
疏揭壁上日起諷讀讀訖嗚咽歔欷悲不自勝子
弟乘間開譬公曰爾言亦是也然古人有懷沙投
水者誠不忍見宗國之亡也汨羅之死賢者不以
爲非況我飮酒忘憂耶死生命也蟬蛻濁穢從先
人於九原吾無憾矣因廢食累月病劇不肯近藥
一日執長子手訣曰得正而斃吾目瞑矣但爾他日
不免爲亡國大夫不宜苟免以辱先遂不更言公

弱冠通籍所與善皆一時聞人十年之後等輩皆
已公卿而公獨陸沈不前負才不售而終不見於
色辭豈無所養而然也嗚呼使公不得大有所施
位不滿祿不充年又不永豈天之未定也耶種德
食報佳嗣胤慶爲國毗輔望屬弘濟君子於是知
天之有定也夫人鎭川宋氏宣傳官 贈兵曹參
議濟臣之女生有淑質幼受女訓諸書通大義識
事理在室有令聞及爲婦事舅姑一遵古禮舅姑
甚重之議政公兄弟姊妹八人甥姪男女及諸侍
御婢使且累數十人夫人周旋其間待之各盡其

道一家之內終始無間言門中推爲女範子女有過或少懈情聲責不假借夫人家素饒以議政公踈於財世業寖落夫人身自勤儉手執女紅母之經紀至於賓客酒食之奉內外賙急之費惟視大夫人及議政公所意而竭力承奉亦不使知其不易也再遇變亂長子　扈從辭拜之際彷徨不忍去夫人勉之曰汝旣出身事主臨亂後君不義亟去毋以我爲念後長子按節湖西夫人前已寓居本道相見必戒之曰汝勿忘汝父居官時務循省約毋以我故招怨一方後乞恩赴清州備物供養

夫人不悅曰民力竭矣必有奉親而菽水不繼者
我獨何心享此輟俸推惠吾心必安聞者歎服前
後 恩賜及親戚宰邑者饋獻輙分窮族無所靳
焉臨終謂長子曰汝德不及先人而祿位過之吾
常憂之益加謹飭毋忝所生以忠孝仁厚自勉以
報 國恩卒壽七十五卽某年某月也以是年某
月祔葬議政公墓右公生二男二女長曰敬輿議
政府右議政追榮三代皆其所推恩也次曰正輿
有才行中司馬先公歿長女夭次適韓赫縣監議
政初娶領議政尹承勳女不育再娶監役任景華

女生四男二女敏章敏迪其下幼側室二男幼縣
監三男三女長五相次五誌女辛瞻餘幼敏章二
男五相一男生員無子以敏迪爲後系之辭曰
謂公爲狂者非歌鳳之儔耶謂公衰時者非左徒
之流耶幼而慕父母老而不衰庶幾老萊之循行
耶晦而混其跡激而明其志彷彿東方之倜儻耶
教兒則先節義之重刑家則彰順正之德慶 講
筵而竭啓沃稟臺憲而殫謇諤居沃郡不易廉操
典巖邑而稱良牧吾不能名公之德而其善人君子
之遭世不幸而不失其正者歟余言匪諛石以爲證

司饔院奉事 贈吏曹判書李公碑銘 并序

萬曆癸未之歲即我 昭敬王之十七年也于時
尊尚儒術振作士氣以寧之美光于前烈有若栗
谷李文成公牛溪成文簡公講學明理蔚為儒林
之表好善之士爭慕嚮之莫不以隆師衛道為志
用彝同好其在太學上庠生負後 贈吏曹判書
完山李公其一也公諱瓚誠字欽仲蚤孤受慈母
之訓自為兒時已能端視雅步不喜惰游稍長自
勸讀書尋師就學請業有序不專事世俗科舉之
文務發其蘊義矻矻無昏朝識者知其有立為母

夫人屈意公車中己卯司馬居太學尤爲士友所
重諸生每有疑難多待公以處時 上察文成公
可大任擢長銓部眷遇日隆群小之不悅者陰相
與謀言路和附交章彈劾其言無理公適掌議齋
中疾讒邪之害正痛賢者之受誣慫士趍之失路
惧 君聽之或蔽奮然慷慨倡率諸生會明倫堂
上疏伸辨醜正之徒使其子弟群聚麏至詈言罵
座火色甚盛諸生恥與相搭相顧引去公獨正色
不動言出有倫險類退沮乃摘其尤無良者數人
罰以齋規士論復定之疏入 上手札褒予至比宋

之陳東遂竄宋應漑許籛朴謹元等三奸于遠地
並黜言路之黨奸欺罔者於是賢路廓然士氣益
振公之名顯於朝廷始多士之會議也三司吏肅
服竊聽主記倡言者名氏人皆謂伏禍始此公奕
然語曰時運否泰斯文盛衰實關賢者進退吾為
是懼弗恤其它云何用公薦拔　靖陵登極轉司
饔院奉事壬辰冦深　上西幸倉惶違宦顯寮多
未及　扈從公獨鞭一馬奔及之子弟請少止詒
與公郤之至碧蹄驛　廟社乘輿百官兩立泥塗
中不復辨上下公在衆中獨痛哭請先斬畫去邠

計者辭氣甚厲見者竦然寧相諭遣之先是公之
弟守郡祥原奉母赴官公從　駕至松都聞弟病
去郡殁於道母夫人聞亂獨避不知眞處公即上
疏乞解職尋母遇於峽裡母夫人老病不任自遂
公親自扶持竭力經營朝夕之供未嘗有缺數月
丁憂時賊勢鴟張徧及山林公守殯荒谷爨燧不
擧或勸之向所以崎嶇不從者徒以老親故也今
不幸至此宜暫避他境以竢之公涕泣不從曰親
喪在淺土事變如此吾何忍去為明年寇退反窆
先壟服除寓居湖南咸悅之江城村不復求仕屛

跡自守雖在流離困苦之中不廢舊業見時事艱
虞常忽忽不樂遇故人輒痛飮遣懷以是終其世
公之系譜於 璿籍我 恭定大王第二子補封
孝寧大君再傳而至明善大夫長堤副正諱源孫
於公爲曽大父大父諱浩擧進士有名授禮賓別
坐 贈司憲府執義考諱彦師洪川縣監 贈吏
曹參議妣南陽洪氏監役希淑之女公之長子先
有原從勳屢 贈公吏曹判書已陞卿亞追封三
代夫人皆如其爵公生於嘉靖壬子卒於萬曆丙
申壽四十五葬于衿川某村負午之原從先兆也

公厥有再室元配原州邊氏夫人生三男繼室光州金氏夫人生一女男長曰棨歷敭內外今為司憲府大司憲立朝侃侃有古直臣風次檠臬俱縣監女適文科府使盧協都憲一男二女男之恒承旨以文學聰敏世其家女適修撰韓山李海昌士人趙億妾子四人之憕餘幼檠二男三女之恪之悌女具致中鄭始復李穖其壻也臬三男一女之性之忱之悅壻申時桿之恒三男三女李海昌二男一女趙億三男具致中二女之性四子之忱一子內外曾孫揔若干人㝡公天姿穎悟操履貞固

趨向既定確然有千萬人吾往之志自少好學如小學家禮四子及先儒論義理諸書講究甚悉至其久也動止有法言笑以時一時師友間稱為學問中得力人生甫齔參議公棄世持喪如成人母歿遭亂哀動隣里匍匐爭救卒以無憾歲饑聚族同居均其衣食鬻己宅不自私兄弟有吉凶費皆如取諸囷焉居官自循矩度而承上接下一以和敬皆得其懽至於善惡是非之辨一刀斷下同門生有偽行飾貌者公初與之交厚已貽書告絕或疑其過後其人惡發不良死人始稱公先見銓司

將收用公郎一人入誣毀枳之公曰是吾命也無
介然之意嗚呼公可謂信道篤行君子也銘曰
世降俗訛羣蒙昧昧遇文而興亦士之羨英英李
公蚤識厥趨秉志如椎莫撓十夫肅肅頖宫煌煌
投匭明中閽屈士論攸暨名升于朝祿養及親顧
循初服匪樂斯存亂離瘼矣歸栖衡門學未究用
嗟命之屯蓄祉歸羸俾昌厥嗣　恩庥寵章有光
泉隧始興之原山佳水縈屹屹桓楹維德之銘

外王父議政府左議政鄭府君神道碑銘并
序

自古國家隆平之世天必降之名臣賢佐以左右之以鳴其盛而又其子孫必以德善功烈著之文辭銘之鼎彝以垂後世而為國之光經傳所記槩可見已我外王父故左議政林塘府君歷事四朝世載令德功施到今宜有穹碑顯刻傳示永久而麗牲之石闕然無文迨五十年蓋出於吝也曰内弟廣成蜀尚憲曰王父幽堂之銘兄既已為之兹有未盡之役子神道事無異記銘無異辭惟是一在地中一在地上兩存並傳惟兄圖之尚憲不敢辭謹以誌所叙者申之曰府君姓鄭氏諱惟吉

字言元東萊縣人鄭之先遠有代序其可譜者自
左僕射穆顯于高麗遂爲大家厚至宋世光啓逾遠彌
昌曾王考翼惠公當我 朝文明之際樹績內外
致位參賛封東萊君是諱蘭宗王考文翼公相
中宗扶翊士類屢帽奸回有大臣節卒配 廟享
是諱光弼考諱福謙江華都護府使 贈領議政
不羸其年以裕嗣胤大夫人完山李氏宗室長豊
令之孫縈奉諱壽永之女府君之生在正德乙亥
十一月壬子幼有異質甫齔文翼公敎之膝下常
語夫人曰此兒後必至吾位稍長絫恩溢發日新

富有才無數人曹偶中莫敢有先之者十七中司

馬第六名諸考官奇其文爭欲寘之首金公克成

素名能知人謂此子異日國器勿令發泄亡何金

安老盜秉忌文翼公搆誣竄逐並錮其子孫安老

敗文翼公始還　朝而禁錮亦解明年戊戌府君

登第　中廟遣中使諭之曰予幸學京士得卿孫

為壯元予喜得人其所以錫賚光寵之者迨世未

有一時豔言之擬成均館典籍改工曹佐郎司諫

院正言吏曹佐郎時戚畹交隙朝著危疑府君不

激不隨士論俶歸遷中樞府都事僚右有稍遷故

歷工禮兵三部正郎 仁廟在東宮妙簡宮僚移
拜侍講院文學竭誠輔翊優被 眷遇乞暇寧親
分賜內膳丁寧惻怛之旨若家人焉 賜暇讀書
于東湖書堂與李退溪滉金河西麟厚同薦一時
推爲冠冕還吏曹爲正郎甲辰遭大夫人憂服闋
拜內資寺僉正入中書爲舍人改司憲府執義屢
改弘文館校理應教直提學陞同副承旨故事東
湖 賜暇至堂上則輟 上特令仍之儲襄文衡
蓋曠代異數也壬子 贈議政公卒服除拜副提
學 庭試居首進階嘉善拜都承旨請召李滉以

資　聖學　上嘉納歷禮吏曹參判大司憲庚申擢拜禮曹判書兼弘文藝文兩館大提學義禁成均　經筵等事諸文學重事無不委之外則羽儀朝端內則論思帷幄有所奏對　上必爲傾聽恩遇日渥拜吏曹判書　靖陵役卞監董方上己酉敍知樞即閑郊墅者數年列圖史蒔花竹闔門養靜逍遙自適舒卷之際未見有二色隆慶元年以貳价進賀　京師到遼野車陷泥淖譯役皆後忽有撻虜數十騎猝至若圍住狀先是行李過此從往遭剽掠左右僕御無不失色虜見府君在車中

端坐不動兩兩相視曰大人也舁出大達然後去
宣廟嗣位　皇帝遣內使府君迎慰境上及歸倅
從亡何出爲慶尚道觀察使時有濫獄府君察其
枉理出之處士之有名者隱爲主張言路助之反
加誣譖府君不自明引病免歸後事果白人始知
之明年又出爲京畿觀察使任滿遷拜工禮二曹
判書壬申　神宗皇帝即位翰林韓世能給事陳
三謨來頒　詔初　命府君主館待盧公守愼主
遠迎儐接皇華故以文事相周旋或頃刻連篇或
險韻鬪富當仁不讓謂之華國手二使在　中朝

文望甚高盧公固辭不就於是改　命交易人謂
盧公之腐翰湛思府君之摯鋒清新兩得其所云
二使一見即加敬重每賦一篇先以草来視然後
乃出請宴雖遽必成禮語譯士曰吾悅使君風度
欲常常而見之故不辭也臨別至於出涕後見我
國人必詢起居使命之来書問不絶其終始見慕
如此還　特陞一階授右賛成又兼判義禁言路
泥之改刑曹判書已還賛成至堂上劄有所指斥
得　旨予觀鄭某其心純實固非輕薄竪儒之比
近来朝著不思協心輔國惟其不附已者輒斥將

欲何為時先後輩不相爭有分黨之漸府君不寘崖異一以恬夷劑之少年喜事妄肆抨擊故有是敎屢改禮兵曹判書判敎寧右賓成辛巳由吏曹判書進拜右議政諫垣論執 上諭之曰右相以宏厚之器和毅之度凌雲之才每困於書生之說豈非命也聖人猶不容世於右相何恨於是世益信君臣之契非訾毁所能間 上雖內重之而外伸言路之氣已而許遞明年復拜吏曹判書 皇嗣誕生翰林黃洪憲給事王敬民來頒 詔又命府君館待 詔使以聞府君名待之有加禮已

辭銓長還判敦寧兼摠管如故癸未復由兵曹判
書拜右議政尋陞左揆務行故事愼所改作常欲
遠名勢不立門户私結後進以故屢致紛紜自以
舊家世臣受 恩深厚不忍决去而意殊不樂先
是府君夢至一亭舍心甚愜後買亭一如夢境仍
名夢賚顔其堂曰退憂以寓晚節休退之志明年
甲申府君年七十八耆老社即上章致仕 不許
賜之几杖其謝箋有云意絶立黨誰信大防之孫
忠討孰歸田欲全歐陽之晚節士林傳誦以為於
此可見公之心跡府君素剛無疾病戊子秋偶示

僉數請急　温批不允　命御醫恒視分　賜內府珍劑絡繹道路　遣近臣問所欲言已而疾漸谻告終于城南第之正寢春秋七十有四實萬曆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也訃聞　上輟朝三日再遣近臣吊祭如禮自含殮以迄窀穸有司供具二官人監護三事以下至于諸司小吏無不奔走來哭哭之以哀下逮廝役里巷婦孺相與咨嗟歎息多有思慕泣涕者明年三月某日葬于果川縣北冠岳山卯向之原外氏長豊令兆內從治命也府君天資寬而重和而毅丰采峙玉風度凝遠生長

法家目擩耳染儼然夙成自就矩度人不能以聲
色闚測而見者皆以公輔期之自以佔畢數行俱
下一見成誦終身不忘立心行事以忠厚謹慎為
本既以忠厚謹慎致大位而其為忠厚謹慎不衰
八踐銓司九典邦禮信心為準不以毀譽徇人
國有大禮進退左右威儀可觀廷中望之煒如神
人平生絕無矯飾居處膳服華而不侈儉而不陋
接人和氣盎然人之向之若春陽焉然無敢以狎
進者度量涵蓄不露圭角雖遇橫逆夷然理解至
於大事以義裁之尹元衡當國倚 東朝橫甚威

福已出人莫敢忤為其子求與為婚峻卻不納鄭
汝立陰鷙暴盛衆畏其口側目視之嘗於 筵中
極詆大臣之異己者為敲撼計左右無能難 上
疑問府君正言斥之其說不得售及設同宗會宗
人有欲邀汝立者府君不許後謀叛族誅人始服
其明思庵朴公淳栗谷李公珥皆府君後進郎屬
而奬待無間同升諸公權徵尹國馨皆所尉薦而
後先至卿位有名庶弟不能家業之使足自贍而
迎庶母於家待之盡禮族人之孤窮無歸者教養
而嫁娶之恩意備至文章富麗尤長於詩不事雕

削而自有風味人不能及翕然推爲宗匠亡論騷
人楮客釋流方外之徒亭楣館壁得之以爲光
九重之內燕閒之所圖畫屏障必經府君題詠然
後爲重所著述甚多遭亂散軼遺稿二卷行世亦
可以嘗臠知鼎也書法奇勁自成一家世多慕効
謂之林塘體君子謂人莫與衡而不以文藝自高
官位日盛而不以顯貴加人謀猷經畫賛襄弘多
而不示人賢智色此庶可以名公云小子幼侍分
甘親承謦欬當時稚昧觀於大君子氣象言行未
有以名言也及今昏眊國乘家牒又無可据而摭

者五十年立朝事蹟若是鹵莽竊不自揆敢効推測之知府君厚德陰功不獨生人之類蒙被其澤雖昆虫肖翹之微未嘗枉害向之强宗大族燀爀一時者未及百年衰替不振而府君之後累公累卿世故百變兵燹數更而喬木不剪榱棟無易廟享如新豈無所自而然歟抑又聞之長老府君當揆之日方內無警四民安業　朝廷尊重上下有序雖不及古盛時猶為太平之世自府君去世變故滋多氣象索然不復見前日事士大夫益稱府君得天人之佑而民亦受其賜矣此言非耶配原

州元氏觀察使諱繼蔡之女純德懿範克相內治
結髮至老相敬無替每時節慶壽簪紳環珥左羅
右列愉愉怡怡以承娛樂福祿之盛世無與兩後
府君六年癸巳十月十七日避兵在海西以疾卒
于松禾縣之村舍壽八十明年某月祔葬府君墓
右有一男五女男昌衍左議政長女適郡守尹善
元生一女次判尹柳自新生五男四女次都正金
克孝生五男即尚憲先君子長子尚容亦右議政
丁丑之難殉節于江都次都事韓浣生三男四女
次士人李成麟生一女議政生二男五女長廣成

兵曹叅判次廣敬大司憲女適士人李孝曾郡守
閔汝續承旨申得淵正郎崔魯詹縣監李浩源叅
判三男一女長太和户曹判書次致和觀察使次
萬和生員女適大司諫尹絳大憲[illegible]男三女長至
和叅奉次采和次知和應教次以和女皆適士人
內外曾玄孫二百餘人多不可盡載銘曰
文翼之孫寔我外祖祖亦有子繼踵繩武三世三
公孰與之伍局由以致惟忠與厚積德為基高而
益固若稽古史漢有韋平曰袁曰楊並美東京更
千百載厘若而家外氏克配大不為誇昔衛鼎銘

歸重國光維周命牙亦紀旂常是揚遺烈昭載貞
珉若雲若耒敬視斯文誰其為之外孫之辭

東陽尉申公神道碑銘 幷序

宣祖之世最多禁臠而最稱多才譽至其最儁偉
杰然終始以名節自持者無如東陽申公此寔士
大夫間公言而至公身後益顯以彰公諱翊聖字
君奭自號樂全堂又號東淮居士故領議政文貞
公之長子文貞公諱欽德行事業備載國史母曰
全義李氏考諱濟臣世所稱清江先生者也萬曆
戊子生公在娠有異夢自㓜奇邁文貞公愛之擇

於諸友使就學文義日進奕奕有聲十二選承貞
淑翁主封東陽尉丙午兼拜副摠管 上欲試其
才一日在禁直 命和時人大手篇故使中涓從
成公立草以進 大加稱奬即賜御坐白馬由是
恩眷益隆光海四年癸丑孼臣爾瞻等大起誣獄
先朝故老名臣駢首囹圄文貞公亦放逐歸田公
削跡隨往及請廢 母后驅百寮造庭公守志不
從使之獻議又不從客有以禍福訹公者公曰得
正而斃所甘心焉終不動奸黨爭請遠竄待命者
數年癸亥丁內艱 今上反正褒録守正諸臣加

公一階李适反 特命起復再辭 不許事急禫
服從戎 上賜寶劒弓矢扈衛 三宮會天黑道
相失倉卒事多危矣公語江都體察得挽誤機承
徽旨馳往江裔奉回 慈駕 慈殿初難之公辭
婉理順始得 聽許及謁見于舟次 上甚喜賜
坐慰勞備至仍教卿不可離予左右 駕次水原
上召公謂曰國事至此卿須戮力以奬 王室公
辭謝仍陳立體統振威靈以警衆心間道召西路
帥臣以掣賊後合兩湖勤王兵為掎角之勢 上
曰卿言良是議者多言 大駕駐兖城 三宮分

駐內浦以固形勢者公力辨其不可議遂寢 特
授公都摠管稱扈駕使分領體府游兵號令諸營
蓋是行也贊籌決策多賴公計畫也 上以公近
屬且才足任欲有所付畀數問大臣左相尹公昉
語公觀 上意必重用公亡何賊平還朝上疏乞
終喪因陳時弊鑿鑿中窾 上嘉納以扈從勞加
一階丙寅翰林姜曰廣給事王夢尹頒 詔回公
承 命餞慰于箕城文苑之選也明年西虜入寇
上出幸江都 諭公保護 世子南下 賜厩馬
弓劒賊退隨 世子謁 行在召對又賜上尊厩

馬文貂以勞之戊辰文貞公捐館庚午服除具劉
進遺集條陳御物以誠慮事必愼戒自用廓言路
等事又曰遇災求言應 旨陳劉進誠齋易傳
御札褒諭公每有啓辭輒蒙 嘉奬備示優異凡
所以尊禮信嚮之者在一時貴近中無兩焉時將
舉 私廟追崇典禮議久未定 上問公對曰可
爲而爲之孝也不可爲而爲之非孝也及百僚庭
爭公所製文字言益剴切 上前已内咈公言至
是 下教切責公出郊待罪已無所譴公乞暇往
浴高城之湯泉遍遊關東諸名山而歸所經題詠

流播人多傳誦　仁穆王后喪提調殯殿都監復拜摠管癸酉虜營虛喝朝議洶洶公上書陳計　上即召入卧内咨訪便宜丙子冬虜傾國入寇不十日薄都圻公以摠管扈從南漢虜築長圍逼城誘以論媾廟議頗信之公言自古和議垂事請堅守四辟責勵諸將以示必守　上自出巡城進公問此城可守乎公對　上無搖動之意下有敵愾之志則可守　上為之動容　下教中其專摠官城護衛後數日柄臣勸　上請和盖力　上問公卿意何如公對如前且言彼必以難從之事要我

翌日虜果索 世子爲質 廟議皆欲許之公上
劄 世子國本决不可許請焚虜書亟定戰守計
旣而公言不行公復入對言雖不獲已 中朝不
可絶椵島不可攻國寶不可送必盡還俘係緩輸
歲幣然後可聽辭氣激烈涕淚被面時 天顔慘
然首頷而已 上將下城主和者以公異議去名
從列公聞夜半叩 閤請曰脫有非常願以身殉
上乃許從及還都柄臣反以守正諸人爲浮議誤
國竄配大司諫尹煌等十餘人公請與同罪不究
尋以 扈從勞加一階 宗廟題主又加一階於

是位與宰相班戊寅　特授摠管不拜自此屏居
墓田丙舍輟朝請虜使我　國紀前日事立石南
漢之埜　上命公篆額公恥之辭病不悅者陰泄
之瀋中謂公為　大明守節久之賊臣烓為邊吏
潛商事發逮去將論死烓辭窮遂揑造惡言謗國
曰顯告公及弟與四三名大夫俱如向所陰泄者
指覬以自解於是並被拘鎖幽諸瀋館事將不測
見者無不氣懾公夷然無少變彼亦不敢有所加
會　世子明其見誣事遂已得釋既歸猶屏居郊
外甲申春偶示憊聞大臣有謀逆者彊入城疾漱

丞顧子弟命筆書劉進皇極經世東史補編雅所
用力撰校獻者也 上優荅下儒臣校讐梓行瞖
問絡繹至八月二日丁巳告終于明禮坊第正寢
春秋五十有七訃聞 兩殿各遣中使弔孫監護
喪事賻贈如禮翁主於丁卯冬先已下世禮葬于
廣州沙阜村卯向之原至是用是年十月十七日
穿翁主塚而合窆焉公嘗自為誌令寘壙中卒如
治命公生五男三女男長晃文科兵曹叅知次昇
炅最俱進士季昌女適正言洪命夏進士姜文斗
說書金佐明晃娶叅判尹暄女生三男長曰宗華

餘幼昇娶副提學李敏求女生一男一女男曰弼
華女適士人閔鼎重炅娶府尹黃一皓女生一女
繼娶別坐韓岦女生二男一女㬐娶佐郎沈偲世
女生一男四女昺娶觀察使金世濂女無子蚤夭
洪命夏二男一女姜文斗三女金佐明一男一女
並幼申氏之福蓋未艾也公性氣豪爽魁顏美鬚
秀出班行威儀燁然人望而畏之然外嚴毅而中
實寬豁以此趨慕者衆作事不帖帖細瑣顧於內
行特純備事文貞公能以志養既貴異宮而居日
身溫凊服勤左右不命不退文貞公罹文罔廢逐

家業益旁落至不能具朝夕由衣服飲食弟妹婚
嫁以下無不自公營理不詒親憂大夫人嘗危篤
斫指進血文貞公病親自吮疽前後居憂戚易咸
備奉先儀節悉遵古禮友同氣卹親故多有人不
可及者自少踰父立朝四十六年誠心奉　國聞
朝廷有過舉彌日不樂不以出位為嫌時或露章
抗言雖家訕譏而弗恤盖其天性然也所交游皆
一時名勝人比晉子敬宋晉卿俱為希代覯然其
文武之村忠義之節遇患難臨禍福而不愧於古
之人雖喜稱公者亦未必盡知之也使其不束於

故制俾究其用則列國将相之業何足道哉蚕服
庭訓有志於先立其本不専事藻繢攷証四禮多
所折衷人有疑禮輒来質焉晩際頗悟邵氏象数
之奥絲究三才始終取以運經世法引而伸之補
入東史傍通九流古今文獻　國朝典章尤所辨
博亹亹乎其言之也嘗曰古之君子善善長而惡
惡短吾取以為法然見人媚飾滑澤随勢俯仰者
若将浼焉或加面斥雖不免齒舌以此尤為識者
所賞文章鴻暢朗俊讀之令人神聳詩格高調逸
文不顓一家悉取先秦史漢擬議成變文貞公於

文必許可見其所為稱之曰能父子間常自為知
已書法無所不規小楷駸駸二王兼工八分篆籀
一時金石之刻以不得公書為媿　國家玉册寶
篆銘旌神版誌文公之跡十七八　恩賚不易數
積閥閱崇資峻級多繇此至焉亦可見其才之美
也有集　卷藏于家嗚呼與公交兩世公知我我
亦自謂知公昔守西河公歸我留常意我死不復
見公豈知我歸而公已先逝也今當屬辭實有不
忍銘焉筆凡幾提而幾擲哀又甚矣平生所覩記
怳怳如昧彊撫家状舉其大而略其細其何能永

示於來世也銘曰

翼翼文貞士林師宗清江嶷嶷文武望隆兩家配義萬生豪英厥材如何宜公宜卿遴迎肅雍 王錫之爵金魚白馬以承 寵渥匪專親懿實嘉才藝日入地中爲鬼爲癘曾貞秉志身斃名雷事有百變一以義裁臨危正言利口莫奪 廟貌雖玷綱常以立江河萬折我心必東伸於㬎強皭然適光煌煌簡策烈烈英風有詩有筆有蔚其華龍津之陰有嵋峩峩有來千年公名不磨

牛溪先生神道碑銘 幷序

先生諱渾字浩原姓成氏昌寧人考諱守琛隱居
講道屢徵不起卒 贈司憲府執義世稱聽松先
生祖諱世純知中樞府事謚思肅公曾祖諱忠達
縣令 贈吏曹判書成為高麗著姓自中尹仁輔
益大顯四傳而至汝完入 本朝為府院君生石
珚禮曹判書生抑左贊成生得識漢城府尹於先
生為高祖世濟厥美載毓名德妣坡平尹氏以嘉
靖乙未六月二十五日生先生天資敦敏自然近
道號所居室默庵以自規初聽松遊趙靜庵之門
得聞正學先生學子家庭聞道甚早嘗一赴公車

中選以病不再試自此遂棄舉子業專心為己之學常尊慕靜菴退溪以上遡於考亭而為之準則時栗谷李文成公亦以道學自任相與講明義理造詣益深一時士子靡然歸向稱為牛溪先生久之道臣以學行卓異聞再授繇奉尋趍叙六品除積城縣監不就四方學子從之者益衆先生訓誨不倦揭書室儀俾諸生知所遵行歷除散署署長諸寺院僚貳工曺佐郎正郎間嘗承 召一至京城而拜疏即歸其為臺官則以持平 召者十餘掌令者再至 命安車就道皆固辭上封事陳從

善典學之道蓋先生性謙慎不敢當而其實自有
不可掩者朝臣多為 上言之 上問李文成成
某之賢予已聞知顧其才如何文成對曰謂之獨
任經濟臣不敢知其為人好善好善優於天下但
善病難任劇置之閑局使入侍 經筵則必能裨
益 聖德辛巳拜 宗廟署令 召旨勤懇先生
力疾入京 上遣醫問疾賜藥物引見便殿訪以
治道之要對曰人君必先收斂身心使志氣常清
則本立而義理昭著矣又曰治亂無常只係人主
一心然必得賢輔廣收人才列于庶位治化可成

上問今日朝廷人才何如對曰容身保位者多引
君當道者少此為可憂又問救民之策對曰量入
為出損上益下此固結人心祈天永命之本也退
而上章復極言之章久不下政院玉堂請宣示大臣
批曰䟽中如論學等事予當省察但欲盡取國制而更
張之其亦難行矣後因引對復申前說先生嘗謂
祖宗良法盡為燕山壞亂尚有未盡革者變而通
之乃可為治蓋其時勢不如是無以轉危為安非
欲盡取舊章而更張之也文成公與之議合亦屢
以此開陳而終不見行　上聞先生不受祿别賜

米豆先生懇辭 上曰周之則受古之道也先生
不得已受之悉分與親戚隣里大臣請依 先朝
故事兼帶 經筵入侍 上不許復下周急之命
先生辭不受屢疏乞退出郊待 命御札召還引
見勉留先生請益力始許暫歸過冬上來拜執義
諸寺正皆不就明年春文成公長本兵薦先生可
任經綸 上特拜兵曹參知 教曰兵判乃爾故
友擢爾參知豈無其意同心同德正在今日 名
命屢下先生黽勉入京移拜吏曹參議 賜銀帶
先生三疏辭職許遞本官仍 命入侍經筵勿爲

退歸之計文成公當朝爲中外所屬望實有挽回之機羣小抵隙論劾使不得安其位而去先生上疏明其誣捏羣小益怒並劾先生先生即日出城歸坡山於是太學生及湖南海西儒生數百千人抗章伸救　上褒答又　教曰苟君子也不患其有黨予願入珥渾之黨遂斥黜奸黨之尤甚者特拜文成爲冢宰復以吏曹參議　召先生尋陞本曹參判五疏　不許先生入謝甲申正月文成公卒先生知道之不行益無意世事連章乞解　御批新喪賢宰寢不安席方圖與卿共理國事此豈

告退之時也居數月乞暇焚黃　上下教曰成某
安貧守道隱居求志曰予屢召幡然而來暫許歸
山今歲律云暮宜令長吏存問明年設局校正小
學請名先生　允之拜同知中樞三拜不就文成
公旣沒時事日變羣小稍稍進用益修舊郄恐先
生復起用以醜語誣詆先生上疏自劾己丑冬復
拜吏曹參判不就會鄭汝立謀叛事發　上下教
國有大變卿不可退在先生遂赴　朝曰　上求
言乃草疏申前養民保邦之策會大病至明年夏
其疏乃上仍請骸骨歸太學諸生請留不報偉相

結奧援煽俑輩語辛卯春士禍作坐竄貶者皆先
生知故羣小必欲乘時併及先生先生愈自退藏
壬辰冦深聞 上將西幸欲入赴自念本起山野
方被鈎黨之目朝暮且得罪國雖有急義不敢輕
自進 乘輿若西幸當哭迎道左如蒙顧問隨駕
而行否則惟有退死溝壑耳不意一夜之間 乘
輿遽出先生所居去大路數十里比聞 乘輿渡
臨津江津阻絶亂兵已梗路矣遂痛哭舁疾入峽
及世子駐伊川下書召之病甚不能即行劉陳軍
務世子便宜拜檢察使遣騎促召時賊遍入山谷

益肆殺掠世子急移成川先生間關得達謁世子即趍義州　行在道拜谿資改大司憲先生上疏自列曰陳選將鍊兵聚粮等策且言敵國外患不可專歸天數在昔帝王遭變故或下詔罪己與去尊號或罪誤國臣使民曉然知改過遷善之意以圖興復今宜奮發大志痛自刻責絶近習交通宮闈與政之端用正直士為耳目寄則人心悅服仇賊可滅矣見者知禍萠在是也　天朝主事袁黃以賛畫来貽書論學專主鵝湖而絀洛閩彼素亢倨諸公不欲拂其意而難為辭屬先生荅云小邦

誦習 皇朝所領經書傳註及性理諸書以為此外無他道理也衰不能復難屢拜叅貳都憲輒辭就散班賊變 宣靖二陵丞 命與諸宰奉審慮事決疑咸推先生復 命于海州 大駕還都以病留衛 中殿湖西土賊大起先生力疾上京陳疏待罪 御批至舉變初事辭旨極嚴始 上之西幸也到臨津問李弘老成某家遠近弘老本倖相客指道邊亭舍曰此其家也 上曰然則何不出見我乎弘老曰此時豈肯來謁也及在義州聞先生自分朝赴 行在復進讒曰成某此來為世

子圖内禪也 上既入其言至是有是 教先生
不敢自辨顧伏重誅復 賜慰諭凡有陳達多不
用倭賊竄據嶺南十餘郡 天兵罷老不能進取
天朝任事諸臣無計善後誘言倭乞和所上事多
欺蔽我國奏發其狀以此総督顧養謙大恨之移
咨令我並奏如其指 上被其迫脅固已許之而
且下廟堂議柳相成龍當國尤欲曲從顧咨約先
生同入對先生之意亦以為我國恢復大計只在
毋失 中朝将相之心不可不少副其意及至
上前對如此 上不悦柳相噤嘿而退 朝廷竟

依顧指陳奏而 上意以和議咎先生三司交章斥和意在先生先生遂引罪乞骸歸丁酉秋倭鋒再逞都城危急知舊多移書勸先生赴難先生答以難進之義具見本集蓋先生出處一徇道義或有 召命而不來者未嘗無 召命而自至者也戊戌夏疾篤遺令子文濬曰吾得罪 君父心事未白死目不瞑矣衣以布衣斂以紙衾載牛車歸葬墓前書昌寧成某之墓俾子孫知其處可也六月六日易簀于坡山書室壽六十四用是年某月日葬于坡州向陽里酉向之原聽松兆次先生歿

後羣小仇疾猶未已辛丑鄭仁弘嫉其徒上䟽誣
詆先生以構殺崔永慶盖在庚寅永慶以道臣密
啓被逮時先生旣退移書鄭相澈稱其平日孝友
不宜有此鄭相入對如先生言 上意乃解得釋
後遣白簡再繫死至是羣小又謂先生構殺 宣
廟以御筆抹去構殺二字而竟至追奪官爵儒林
爲之氣塞 今上踐阼吳公允謙李公廷龜白先
生被誣状 上亦雅聞先生大儒即 命復官尋
贈議政府左議政 賜謚文簡諸生建書院于坡
山與聽松先生同享俎豆尙憲晩生雖未及請業

自幼仰止如高山竊聞於先輩長者先生孝性天至聽松嘗病欲割股和藥以進獲延累月及丁憂廬墓三年喪祭節文悉遵小學家禮而行之平居收束檢制言行無不可爲法者至於學問踐履非後學所能窺測而莊重安和氣象望之人知其道德君子也與栗谷論四端七情理氣先後之說往復累千萬言多先儒未及發者栗谷嘗稱見解所到吾差有寸長操履敦確吾所不及先生亦云栗谷眞吾師也平生以讀書窮理爲事不喜著述立言而有家集若干卷在庶幾以俟後世知德之士

而不起也噫先生自守丘園於世之衆趍所欲不存而被吾　君不世之恩同德相推不得已而起素負未伸羣讒蝟集竟致踈遠使　明主樂善好賢之誠不卒先生經世澤物之志不行道之將廢也命豈不然哉儒賢遇世自昔鮮覯其在我　朝己卯盛際千載一時而奸人搆孽為士林至痛先生所遭不幸同之特遽禍差有重輕耳古語云天之不仁甚矣其亦有所為而發歟雖然接道脉傳正學屹然為百世宗師則不以用捨毀譽為加損也夫人高靈申氏郡守孜㩾之女生二男二女男

文泳早死次文潘縣監女長適別坐南宮萱次適
大司諫尹熀側室子曰文潛文潘三男長襟次杙
次擾女子三人南宮萱三男尹熀五男內外孫甚
多不盡記係以銘曰

道在天下顯微有幾思皇聽松早自得師先生接
之正學是聞潛心力求天與斯文德必有鄰君子
同人精嚴縝密高朗洞達妙窮理氣商論四七發
微造極的破氷釋旣紹前明亦啓後蒙九皐聲聞
矧惟在邦雖被延登孔艱厥時嗟彼奸罔讒言誣
欺加膝墜淵昔賢所嘆人亡道廢孰云匪天數窮

理復若循環然先生之道於今有光小子狂簡僣
述銘章碑于大隧用昭无疆

清陰先生集卷之二十六